

目 录

憩园·····	巴 金 (1)
春草·····	靳 以 (129)
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 (223)
洋铁桶的故事·····	柯 蓝 (263)
伍子胥·····	冯 至 (339)
牛全德与红萝卜·····	姚雪垠 (391)
风雪·····	王西彦 (501)
原动力·····	草 明 (547)
一个女人的悲剧·····	艾 芜 (639)
编后记·····	(718)

.

憩 园

巴 金

《憩园》，一九四四年十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书采用此初版本。

我在外面混了十五年，最近才回到家乡来。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在街上我看不见一个相熟的脸庞，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自己也改变了，代替它们的全是些黄土飞扬的宽马路。便是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热闹起来。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大胆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驳退了。

我像一个异乡人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气，关了窗又见不着阳光的小屋子。除了睡觉的时刻，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房间里。我喜欢逛街，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热闹和冷静对我並沒有差别。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看两个车夫打架，或者听一个瞎子唱书，同一个看相的谈天。

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我的左膀忽然被人捉住了，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我还以为是自己不当心踏了别人的脚。

“怎么，你在这儿？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该骂！”

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姚国栋，虽说是三级同学，可是他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叔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我后来做了一个写

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他做过三年教授，两年官，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将近一千亩的田过安闲日子，四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这些事我完全知道。他结了婚，生了孩子，死了太太，又接了太太，这些事我也全知道。他从来不给我写信，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只有在他辞官以后路过上海时，找到我的住处，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我很少插嘴。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胆怯地回答几句。那时我才出版过两本小说集，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而且读得仔细。“写得不错！你很能写！就是气魄太小！”他红着脸，点着头，对我说。我答不出话来，脸也红了。“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我也要写小说，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英雄烈士的伟迹！”他睁大眼睛，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两眼光闪闪的望着我。“好，好，”我含糊地应着，一面低下了头，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伦了。他静了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第二天便上了船。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朋友，高身材，宽肩膀，浓眉宽额，鹰鼻，嘴唇上薄下厚，脸大而长，他並沒有大的改变。只是人稍微发胖，皮色也白了些。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汗湿的手里。

“我知道你买了杨家公馆，却不知道你是不是住在城里，我又想你会住在乡下，又害怕你那位看门的不让我进去，你看我这一身装束！”我带了一点窘相结结巴巴地答道。

“好啦，好啦，你不要挖苦我了。你住在哪儿？让我去看看，我以后好去找你，”他诚恳地笑道。

“国际饭店。”

“你什么时候到的？”

“大概有十来天。”

“那么你就一直住在国际饭店？你回到家乡十多天还住在旅馆里头？你真怪！你不是还有阔亲戚吗？你那个有钱的叔父，这几年做生

意更发财了，年年都在买田。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他放开我的手大声说，声音是那么高，好像要街中的行人都听见他的话似的。

“小声点，小声点，”我着急地提醒他。“你知道他们早就不跟我来往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你现在成名了，书都写了好几本，”他不等我说完便抢着说。“连我也很羡慕你呢！”

“好啦，好啦，你也不要挖苦我了。我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做一套像样的西装，他们哪里看得起我？他们不是怕我向他们借钱，就是觉得有我这个穷亲戚会给他们丢脸。哦，你的伟大的小说写成没有？”

他怔了一下，忽然哈哈大笑。“你记性真好。我回家以后写了两年，足足写坏了几千张稿纸，还没有整整齐齐地写上两万字。我没有这份本领。我后来又想拿起笔翻译一点法国的作品，也不成。我译雨果的小说，别人漂亮的文章，我译出来连话都不像，丢开原书念译文，连自己也念不断句，一本《九十三年》我译了两章就丢开了。我这大学文科算是白念了。从此死了心，准备向你老弟认输，以后再也不吹牛了。现在不讲这些，你带我到你旅馆里去。国际饭店，是吗？这样大的旅馆在哪条街，我怎么不知道！”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名字很大的东西实际上往往是很小的。就在这附近。我们去吧。”

“怎么，这又是什么哲理？好，我去看看就知道的。”他说着，脸上露着欣喜的微笑。

二

“怎么，你会住这样的房间！”他一进房门就惊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不能让你住在这儿！这样黑，窗子也不打开！”他把窗门往外推开。他马上咳了两声嗽，连忙离开窗，掏出手帕揩鼻子。“煤气真难闻。亏你住得下去！你简直不要命了。”

我苦笑，不在意地答了一句：“我跟你不同，我这条命又不值钱。”

“好啦，不要再开玩笑，”他正经地说。“你搬到我家去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一定要你搬去。”

“不必了，我过两天就要走的。”我支吾道。

“你就只有这点行李吗？”他忽然指着屋角一个小皮箱问道，“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了，我连铺盖也没有带来。”

他走到床前，向床上看了看。“你本领真大。这样脏的床铺，你居然能够睡觉！”

我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行李越少越好。我马上就给你搬去。我知道你的脾气，你住在我家里，我决不会麻烦你。你要是高兴，我早晚来陪你谈谈，你要是不高兴，我三天也不来看你。你要写文章，我花厅里环境很好，很静，又没有人打扰你。你说对不对？”

我对他这诚意的邀请，找不出话来拒绝，并且我听见他这么一讲我的心思也活动了。可是他并不等我回答，就叫了茶房来算清旅馆帐，他争先付了钱，又吩咐茶房把我的皮箱拿下楼去。

我们坐上黄包车，二十分钟以后，便到了他的家。

三

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本来关着的内门，现在为我们的车子开了。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被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我的眼光正定在它上面，车就转弯了。车子在这石板铺的院子里滚了几下，在二门口停下来。朋友提着我的皮箱跨进门限，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后面。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天井那一面便是大厅。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大厅上一个角里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

什么地方传来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声音，可是眼前一个人的影子也

没有。

“赵青云！赵青云！”朋友大声唤道。我们走下天井。朋友向左边看，左边是门房，几扇门全开着，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我又看右边，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沿上有一道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

“怎么到处都写着憩园？”我好奇地想道。

“就请你住在这里面，包你满意？”朋友指着那小门对我说。他不等我回答，又大声唤起来：“老文！老文！”

我没有听见他的听差们的应声，我觉得老是让他给我提行李，不大好，便伸过那只空着的手去，说：“箱子给我来提吧。”

“不要紧，”他答道，好像怕我会把箱子抢过去似的，他连忙加快脚步，急急走上石阶，进到小门里去了。我也只好跟着他进去。

我跨过门槛，就看见横在门廊尽处的石栏杆，和栏外的假山，树木，花草，同时也听见一片吵闹声。

“谁在花园里吵架？”朋友惊奇地自语道。他的话刚说完，一群人沿着左边右栏转了出来，看见我那朋友，便站住了，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

来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两个穿长衫的听差，一个穿短衣光着脚车夫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个穿了一身干净学生服的小孩。这小孩的右边膀子被那个年轻听差拖着。可是他还在用力挣扎，口里不住地嚷着：“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他看见我那朋友，气愤地瞪了他一眼，撅起嘴，不讲话。

朋友倒微微笑了。“怎么你又跑进来了？”他问了一句。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进来不得？”小孩倔强地说。我看他长脸，眉清目秀，就是鼻子有点向左偏，上牙略微露出来。年纪不过十二三岁的光景。

朋友把皮箱放下，他吩咐那个年轻的听差道：“赵青云，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你顺便把下花厅打扫一下，黎先生要住在这儿。”听差应了一声，又看了小孩一眼，才放开小孩的膀子，提着皮的皮箱沿着

右边石栏杆走了。“老文，你去跟太太说，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要她捡两床干净的铺盖出来，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脸盆茶壶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头发花白，缺了门牙的老听差应了一声“是，”马上沿着左边石栏杆走了。

剩下一个车夫，惊愕地站在小孩子背后。朋友一挥手，短短地说声“去吧。”连他也走开了。

孩子不讲话，也不走，只是撅起嘴瞪着我那朋友。

“这是你的材料，你很可以写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朋友得意地笑着对我说，然后提高声音：“这位是杨少爷，就是这公馆的旧主人，这位是黎先生，小说家。”

我向着小孩点一个头，可是他并不理我，他带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然后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大人似地问我朋友道：

“怎么你今天不赶走我？你在做什么把戏？”

朋友并不生气，他还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从容地答道：“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我介绍他跟你认识。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房子既然卖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打麻烦呢？”

“房子是他们卖的。我又没有卖过，我当然来得。我来，又不弄坏你的东西，我不过折几枝花。横竖你们难得有人看，折两枝，也算不了什么。就这样小器！”小孩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吵架？”朋友含笑问道。

“他们不讲理，我进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就拖我出去。他们说我来偷东西。真浑帐。我房子都让他们卖掉了，还希罕你家里这点东西？我又不是没有饭吃。不过不像你有钱罢了。其实有几个臭钱又算什么！”这小孩嘴唇薄，看得出是个会讲话的人，两只眼睛很明亮，一张脸挣得通红。

“你让他们卖掉房子？话倒说得漂亮！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他们还是要卖的！”朋友哈哈大笑起来。“有趣得很，你今年几岁了？”

“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孩子气恼地掉开头说。

那个年轻听差出现了，他站在朋友面前，恭顺地说：“老爷，花厅收

拾好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你去吧，”朋友吩咐道。

听差望着小孩，又问一句：“这个小娃儿——”

朋友不等听差讲完，就打岔说：“让他在这儿跟黎先生谈谈也好。”然后向着我：“老黎，你可以跟他谈谈，”（他指着小孩）“你不要放过这个好材料啊。”

朋友走了，听差走了。只剩下我同小孩两人站在栏杆旁边。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他脸上怒恼的表情消失了，他正用怀疑的眼光在打量我。他不移动脚步，也不讲话。我忍耐不住，最后我说了一句：“你请坐吧。”我用手拍拍石栏。

他不答话，也不动。

“你今年几岁了？”我又问一句。

他自语似地低声答了一句：“十三岁。”忽然他走到我面前闪着眼睛，伸手拉我的膀子，央求我：“请你折枝茶花给我好不好？”

我随着他的眼光看去。石栏外，假石的那一面，桂树旁边，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深绿色的厚叶托着一朵一朵的红花。

“就是那个？”我无意地问了一句。

“请你折给我。快点儿。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孩子恳切地哀求，他那眼光叫我不能说一个“不”字。我知道朋友不会责备我随便乱折他园里的花。我便跨过栏杆，走到山茶树下，折了一小枝，枝上有四朵花。

他站在栏杆前伸着手等我。我就在栏外草地上，把花递给他。他接过花，高兴地笑了笑，说一声：“谢谢你，”马上转身飞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后面唤他。可是他已经跑出园门听不见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小孩，”我这样想。

四

园里很静。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朋友把我丢在这里就不来管我了。我在栏外立了好几分钟，也不见一个听差进园来给我倒一杯茶。我便绕

着假山，在那曲折的小径里闲走。假山不少，形状全不同，都只有我身材那样高，上面披着藤蔓，青苔；中间有洞穴，穴内常开红白黄三色小草花；脚下径旁草玉兰还没有开放。走完小径，便到一间客厅的阶下，这客厅的窗台相当高，纸窗中嵌的玻璃全被绘着花鸟的绢窗帘掩住，我看不见房内的陈设，我想这应该是上花厅了。在这窗下，在墙角长着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一部分树枝伸出在梅花墙外，枝上还挂着残花。汤匙似的白色花瓣洒满了一个墙角，有的已经变黄了。可是余香还一阵一阵地送入我的鼻端。

我在这树下立了片刻。我弯下身去拾了两片花瓣拿在手里抚摩。玉兰树是我的老朋友。我小时候也有过一个花园，玉兰花是我做小孩时最喜欢的东西。我不知不觉地把花瓣放到鼻端。我忽然惊醒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忍不住要笑我自己这种奇怪的举动。我丢开了花瓣。但是我又想：那个小孩的心理大约也跟我现在的差不多吧。这么一想，我倒觉得先前没有跑去把小孩抓回来询问一番，倒是很可惜的事了。

我并不走上台阶去推这客厅的门（我看见在阶上客厅门边有一张红木条桌和一个磁的圆凳），我却沿着墙往右手走去。我经过一个金鱼的水缸，经过两棵珠兰，一棵腊梅，走到一个长方形的花台前面了。这花台一面临墙，一面正对着一间窗户全嵌玻璃的客厅。我知道这就是所谓“下花厅”，我那朋友给我预备的临时住房了。花台上种着三棵牡丹，台前一片石板地。两棵桂树长在院子里，像是下花厅的左右两个哨亭。左右两排石栏杆外面各放了三大盆兰花，花盆下全垫着绿色的圆磁凳。

我走上石阶，预备进花厅去，但是朋友的声音使我站住了。他远远地叫道：“老黎，怎么只有你一个人？那个小孩什么时候走的？你跟他谈了些什么话？”

我掉过头去看他，一面说：“你们都走了，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可是我没有把话说完又咽下去了，因为我看见他后面还有一个穿淡青色旗袍，灰绒线衫，烫头发的女人，和一个抱着被褥的老妈子。我知道他太太带着老妈子来给我铺床了。我便慢慢地走去迎接他们。

“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太太，她叫万昭华，你以后就喊她做昭华好

了；这是老黎，我常常讲起的老黎。”朋友扬扬得意地，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太太微微一笑，脸一红，头轻轻点了一下。我把头埋得很低，倒像是在鞠躬了。我抬起头，正听到她：“我常常听见他讲起过。黎先生住在这儿，我们不会招待，恐怕有怠慢的地方……”

朋友不给我答话的时间，他抢着说：“他这个人最怕受招待，我们让他自由，安顿他在花厅里不去管他就成了。”

他太太看他一眼，嘴唇微微动一下，好像要表示不赞成他这说法似的。可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对他笑了笑。他也用了爱抚的眼光还答她。我看得出他们夫妇间的感情是很好的。

“虽是你老同学，黎先生究竟是客人啊，不好好招待怎么行，”太太含笑地说，话是对他说的，她的眼睛却大方地望着我。

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嘴唇微薄，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高高，她跟她丈夫站在一块儿，她的头刚达到他的眉峰。年纪不过二十三、四，脸上常常带着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

“那么你快去照料把屋子给他收拾好。今晚上你自己动手做点菜，让我跟他痛快地喝几杯酒，”朋友带笑催促他太太道。

“要你太太亲自做菜，真不敢当……”我连忙客气地插嘴说。

“那么你就陪黎先生到上花厅去坐坐吧。你看黎先生来了好半天，连茶也没有泡，”她带着歉意地对她丈夫说，又对我微微点一下头便走向下花厅去了。老妈子早已进去，连那个老听差老文也进去了，他手里抱着更多的东西。

五

“怎么样？你还是依我太太的话到上花厅去坐呢，还是就坐在这栏杆上面？不然我们就在花园里走走也好，”朋友望着他太太的背影，过了片刻才问我道。

我们这时立在门廊左面一段栏杆里。我背向着栏外假山，眼光却落

在一面没有被窗帘遮掩的玻璃窗上，穿过玻璃我看见房内那些堆满线装书的书架，我知道这是朋友的藏书室，不过我奇怪他会高兴读这些书。我忍不住问他：“怎么你现在倒读起线装书来了？”

他笑了笑：“我有时候无聊，也读一点。不过这全是杨家的藏书，我是跟公馆一块儿买下来的。即使我不读，拿来摆摆设也好。”

他提起杨家，我马上想到那个小孩，我便在石栏上坐下来，一面要求他：“你现在就把那个小孩的事情告诉我吧。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你找到材料吗？他跟你讲了些什么话？”他不回答我，却反而问我要道。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要我给他折枝茶花，他拿起来就跑了，我没有办法拉住他，”我答道。

他伸手搔了搔头发，便也在石栏上坐下来。

“老实说，我知道的也不多。他是杨老三的儿子，杨家四弟兄老大死了几年，其余三个好像都在省里，老二老四做生意相当赚钱。老三素来不务正业，是个出名的败家子，家产败光了。听说后来人也死了。现在全靠他大儿子，就是那个小孩的哥哥，在银行里做事养活一房人。偏偏那个小孩又不争气，一天不好好念书，常常跑到我这花园里来耍花。有天我还看见他在我隔壁那个大仙庙门口跟讨饭的玩。他跑进来，我们赶他也赶不走，赶走了他又会溜进来。这不是他本事大，这是我那个看门的李老汉儿放他进来的。李老汉儿原是杨家的看门头儿，据说在杨家看门有二十多年了。杨老二把他荐给我。我看他做事忠心，也不忍心多责备他。有一回我刚提过一句，他就掉眼泪。有什么办法呢？他喜欢他旧主人，这也是人情。我也不想多干涉他。况且那个小孩手脚倒也干净。不偷我的东西。我要是不看见也就让他走了。只是我那些底下人讨厌他，常常要赶他出去。”

“你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儿？我不懂他为什么常常跑到这儿来拿花？他拿花来做什么？”我看见朋友闭了嘴，我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便追问道。

“那我也不知道，”朋友不在意地摇摇头说，他没有想到我对小孩的

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趣。“也许李老汉儿知道多一点，你将来可以跟他谈谈。并且我相信那个小孩一定会再来拿花，你可以直接问他。”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小孩再来，让我去对付他，你要吩咐你的底下人不要干涉才好。”

朋友得意地笑了笑，点点头说：“我依你。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你将来找够材料写成书，应该让我第一个拜读！”

“我并不是为了写文章，我对那个小孩的事情的确感到兴趣。我想我多少可以了解他一点。你知道我们家里从前也有个大花园，后来也跟我们公馆一块儿卖掉了。我也想到那儿去看看，”我正经地带了一点苦痛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看看？我还记得地方在打铜街。你们公馆现在是哪一家在住？你打听过没有？只要知道住的是谁，让我去给你设法，包你进去，”朋友同情地，热心地说，他的笑容收敛了。

“我打听过了。卖了十六七年，换了几个主人，已经翻造过几次，现在是一家漂亮的百货公司，”我带点感伤地摇摇头说。“我跟那个小孩一样，我也没有说过要卖房子，我也没有用过一个卖房子得来的钱。是他们卖的，这唯一可以使我记起我幼年的东西给他们全毁掉了。”

“这有什么难过！你将来另外买一所公馆，照样修一个花园，不是一样吗？”朋友好心地劝慰我。可是他的话在我听来是很逆耳的。

我摇摇头，苦笑道：“我没有做富翁的福气，我也不想造这个孽。”

“你真岂有此理，你这话是不是在骂我？”朋友站起来责备我说，可是他脸上又现出了笑容，我知道他并没有生气。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说那些买了房子留给子孙去卖掉的傻瓜，”我说着，我的气倒上来了。

“那么你可以放心，我不会把这个花园白白留给我儿子的，”朋友说，他伸着右手，做了一个姿势，头昂起来，眼里含笑，好像在表示他有着一个大抱负似的。我没有作声。歇了片刻他又说：“不要讲这些闲话了。石头上坐久了不舒服。我们到下花厅去看看，昭华应该把屋子收拾好了。”

六

我跟着朋友走进下花厅。他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花瓶，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把这花厅的左面一部分大略看了一眼，便满意地说。我的话，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也看出这一点，她的脸上也现了满意的微笑。

我有着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沉甸甸的东西压在我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了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吧。我知道这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炕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上面。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吧。”又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就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到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我第一次叫出了我那朋友的姓。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

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呢！”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呢！”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笑着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就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扑嗤笑起来。“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我们回去吧，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他也累了。我还要预备晚上的菜。你们晚上一边吃酒，一边慢慢谈吧，”姚太太忍住笑放低声音对她丈夫说。

“好，好，”她丈夫接连点着头，亲密地看了她一眼，说，“让我再说一句。”他又向着我：“这个地方静得很，在这儿写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太静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说：“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来聊聊天。”

“那又该我来听你吹牛了，”我笑着回答。我本来想讲一句别的话，可是看见他太太的笑脸，我立刻把话咽下去了。我尊敬这个人，我不能拿她来开玩笑。

我为什么要尊敬她？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我又不能详细地解说出来。我想大约因为她是第一个用和善眼光看我并且亲切地对我讲话的女人吧。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还听见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够他开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来。我感到一点疲倦，不过我觉得心里畅快多了。我仰着头静静地听窗外树上小鸟的无名的歌声。

七

晚上就在这下客厅里我和老姚（我开始叫他做老姚了）坐在一张乌